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平妖傳 第十六回 胡員外喜逢仙畫 張院君怒產妖胎

君今不識永兒誰，便是當年胡媚兒。 一自妖胎成結果，凶家害國總由斯。

話說大宋盛時，東京開封府汴州花錦似城池，城外有三十六里的城，二十八座城門，有三十六條花柳巷，七十二座管絃樓。若還有搭閒田地，莫不是栽花蹴氣球。那東京城內勢要官宦，且不論他，只這財主員外，也不知多少。有染坊王員外，珠子李員外，泛海張員外，綵帛焦員外，說不盡許多員外。其中有一員外，家中巨富，真個是錢過北斗，米爛陳倉。家中開三個解庫：左邊這個解庫，專在外當綾羅緞疋；右邊這個解庫，專當金銀珠翠；中間這個解庫，專當琴棋書畫古玩之物。每個解庫內，用一個掌事，三個主管。這個員外姓胡，名浩，字大洪。祇有院君媽媽張氏。因這員外平昔間人，正是眼睛有一對，兒女無一人。因這員外平昔間，一心只對著做人家，盤本算利。得一盤十，得十盤百，全想不到兒女頭上。那院君又有一件毛病，專一吃醋撻酸，不容員外娶妾置婢。還是十年前員外偷了個丫鬟，院君知道，登時把丫鬟打個半死，發與主管，教他召人賣了。又和員外鬧吵，拌唇舌，做面嘴，整整的有個把月不得太平。所以員外也不做這個指望，總日只在錢鈔中滾過日子。有詩為證：

世間只有婦人癡，吃醋撻酸無了時。

不想歡娛容易散，百年香火是孩兒。

光陰似箭，胡員外不覺行年五十。本家解庫中三個掌事的，一夥兒商量打出錢來，備下一副羊酒公禮，侵早進去捧觴稱壽。那九個主管另做一起，其餘家人安童們，又做一起，都來磕頭。城中一般的員外，及相識人家，也有親來捧觴的，也有差人送禮的。免不得吩咐當值的備下筵席，寫個顏色帖兒，請人吃麵飲酒。中間只聽得賓朋裏面，你親家我親家的交杯酬酢，都說些家常兒女的說話。員外轉想著自家無男無女，心中默然不樂。到筵席散了，眾賓作別而去。院君在房中另整個攢盒，請員外飲三杯賀喜。員外觀著院君，驀然思想起來，兩眼托地淚下。媽媽見了，起身向員外道：「員外，家中吃不少，穿不少，百事豐餘，穀你受用。雖不比為卿為相的富貴榮華，也是千人欣萬人羨的一個財主，況且今日壽誕，又是個好日，緣何恁般煩惱？」胡員外道：「我不為吃著受用，家私雖是有些，奈我和你無男無女，日後靠誰結果？則今日酒席上，個個有親戚扳談的，都是男女面上來的，偏我孤身獨自。常言道：養兒待老，積穀防饑。明年就是五十一歲，望著六十年頭了。生育之事，漸漸稀少，因此心中傷感。」媽媽道：「東村有個王老娘，四十八歲養頭生。我今年纔四十七歲，還不算老，終不然就養不出了？或是命裏招得遲，也未見得，我若也到五十歲沒有生育，那時少不得娶個通房與你。還有一說，聞得當今皇太子也是皇帝拜求來的，偏我庶民之家，拜求不得？如今城中寶籙宮裏，北極佑聖真君，甚是靈驗。不若我與你揀個吉日良時，多將香燭紙馬拜告真君，祈求子嗣。不問是男是女，也作墳前拜掃之人。」便叫養娘們安排熱酒，我與員外解悶則箇。夫妻二人吃了數杯，收拾了傢伙歇息了。又過數日，恰遇吉日良時，叫當值的買辦香紙，安排轎馬停當。丫鬟跟隨了，逕到寶籙宮門首下轎。走入宮裏，來到正殿上燒了香，少不得各處兩廊都燒遍了。來到真武殿上，胡員外虔誠禱祝生年月日，拜求一男半女，也作胡氏門中後代。員外堆金山，倒玉柱，叩齒磕頭，媽媽亦然插燭也似拜了幾拜。祝罷化紙，出宮回家，不在話下。

自此之後，每月逢初一、十五，便去燒香求子，已得半年光景。忽一日，時值十二月間，解庫中正當算賬的日子。又且逼著殘冬，當的要當，贖的要贖，那掌事的和主管又要應接主顧，又要打點清理賬目交割，好不忙哩。只有中間那個解庫，當古玩的，到底比那邊清閒一分。主管正在解庫中把一年中當過贖過的本利賬目結算，托地布簾起處，走將一個先生入來。那先生頭戴魚尾鐵道冠，身穿皂沿邊烈火緋袍，左手提著荊筐籃，右手拿著紫殼扇，行纏絞腳多耳麻鞋，有飄飄出世之姿，分明是神仙模樣。原來神仙有四等：

走如風 立如鬆 臥如弓 聲如鐘

只見那先生揭起布簾入來，看著主管。主管見他道貌非俗，急起身迎入解庫，與先生施禮畢，凳上分賓主坐了。主管道：「我師有何見諭？」那先生道：「告主管，此間這個典庫，是專當琴棋書畫的麼？」主管道：「然也！」先生道：「貧道有一幅小畫，要當些銀兩，日後原來取贖。」主管道：「可借來觀一觀，看值多少？」主管只道有人跟隨他來拿著畫，只見那先生去荊筐籃內，探手取出一幅畫來，沒一尺闊，遞與主管。主管接在手裏，口中不說，心下思量，莫不是先生作耍笑，這畫兒值得多少，不免將畫叉將起來看時，長不長五尺。把眼一觀，原來光光的一幅美人圖，上面寫僧繇筆三字。畫倒也畫得好，只是小了些，不值什麼錢。主管放了畫叉，回身問道：「我師要解多少？」先生道：「這畫非同小可，要解一百兩銀子。」主管道：「我師休得取笑，若論這一幅小畫兒，值也不過值五六百錢。要當百兩銀子，差了幾多倍數，如何解得！」先生道：「這是晉朝張僧繇畫的，世間罕有之物。」主管道：「張僧繇到今五百多年了，這幅美人圖，還是簇簇新的。如今世上假畫也多，忒說的沒分寸了。」先生道：「足下既認不真，只當五十兩去罷！」主管道：「便五兩也當不得！」先生定要當，主管只是不肯當，回他去又不肯去。兩個說假誇真，嫌多道寡。正在爭論之間，只聽得鞋履響，腳步鳴，中間布幕起處，員外踱將出來。問主管：「燒午香也未？」主管道：「告員外，燒過午香了！」那先生看著員外道：「員外，稽首！」員外道：「我師請坐，拜茶！」員外只道他是抄化的。只見主管把畫幅叉起，呈上員外道：「此位師父有這幅小畫，定要當五十兩銀子，小人不敢主張。」員外把眼一觀，笑道：「我師這畫雖好，不值許多，如何當得五十兩！」那先生道：「員外，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這幅畫兒雖小，卻有一件奇妙處。」員外道：「願聞其詳。」先生道：「此非說話處，請借一步，方好細言。」員外與先生將著手逕走進書院內，四顧無人。員外道：「這畫有何奇妙？」先生道：「這畫不比世上丹青，乃是神仙之筆。於夜靜更深之時，不教一人看見，將畫在密室掛起，燒一爐好香，點兩支燭，咳嗽一聲，在桌子上彈三彈，請仙女下降吃茶。一陣風過處，這畫上仙女便下來。」那員外聽得，思量道：「恁地時，果是仙畫了。只怕未必如此！」先生見他沈吟，便道：「員外如若不信，且留畫在此。今夜試看，明日來領當價。」員外道：「我師恁地說，必非謬言。敢問我師尊姓？」先生道：「貧道姓張，名鸞，別號沖霄處士。」員外點著頭，即同先生出來，教主管：「當與這張先生去罷。」主管道：「日後不來贖時，卻不乾小人事。」員外道：「不要你管。只去簿子上註下一筆，說我自當的便了。」員外一面請先生吃齋，就將畫收在袖子裏，卻與先生同入後堂裏坐定吃齋罷。員外送先生出來，主管兌足了五十兩白銀交付先生，先生作別自去。不在話下。

員外在家受了媽媽的束縛，等閒女子，也不得近身。況且說是個仙女，妖嬈美貌，是生平不曾見面的，如何不魂搖洛浦，神蕩陽臺。當日巴不能夠一拳把白日打落，譙樓上立地催他起鼓。正是：眼望捷旌旗，耳聽好消息。未到天晚，先教當值的打掃書院，安排香爐、燭臺、茶架、湯罐之類，預思量定下一個計策，向媽媽說道：「我有些賬目不曾明白，今夜要到書院中細去算清，快催晚飯來吃。」媽媽信之不疑，真個的早早收拾晚飯，兩口兒吃罷。員外道：「媽媽你先請歇息，我去去便來。」不覺樓頭鼓響，寺內鐘鳴，已是初更時分。但見：

十字街，漸收人影。九霄雲，暗鎖山光。八方行旅，向東家各隊分棲。七點明星，看北斗高垂半側。六博喧呼月下，無非狎客酒人。五經動誦燈前，盡是才人學士。四面鼓聲催夜色，三分寒氣透重幃。兩支畫燭香閣靜，一點禪燈佛院清。

胡員外逕到書院，推開風窗，走進書院裏面。吩咐當值的道：「你們出去外面伺候。」回身把風窗門關上，點得燈明瞭，壁爐上湯罐內沸沸的滾了。員外打些上號龍團餅兒，放在罐內。燒一爐香，點起兩支燭來。取過畫叉，把畫掛起，真是個摘得落的妖嬈美人。員外咳嗽一聲，就桌子上彈三彈，只見就桌子邊，微微起一陣風。這一陣風。真個是：

善聚庭前草，能開水上萍。動簾深有意，滅燭太無情。古寺傳鐘響，高樓送鼓聲。惟聞千樹吼，不見半分形。

風過處，只見那畫上美人，歷歷的一跳，跳在桌子上。一跳，跳在地上。這女子從頭到腳，五尺三寸身材，生得如花似玉，美不可言。正是：

添一指太長，減一指太短。施朱太紅，傅粉太白。不施脂粉天然態，縱有丹青畫不成。有沉魚落雁之容，閉月羞花之貌。

只見那女子靚著員外，深深的道個萬福。那員外急忙回了禮。去壁爐上湯罐內，傾一盞茶遞與那女子，自又傾一盞奉陪吃。茶罷，盞托歸台，不道甚麼。那女子一陣風過，依然又在畫上去了。員外不勝之喜，道：「這畫果然有靈。如今初次，只莫纏他。等待第二遍，細細與他扳話不遲。」當時把畫軸自家捲起，叫當值的來收拾了傢伙，員外自回寢室歇息。不在話下。

到第二日，又說要去算帳，忙忙的催取晚飯吃了，又到書房中來。卻說張院君私想道：「員外昨夜管帳，今夜又算帳，我不信有許多賬算。既然有賬算時，日裏工夫丟向那裏去？卻到夜間恁般忙迫！」事有可疑，不免叫丫鬟提個行燈在前，媽媽在後逕到書院邊。近風窗聽得一似有婦人女子聲音在內。媽媽輕輕的走到風窗邊，將小拇指頭蘸些口唾，去紙窗上輕輕的印一個眼兒。偷眼一觀，見一個女子與員外對坐面說話。這媽媽兩條忿氣從腳板底直貫頭頂門上，心中一把無名火，高了三千丈，按捺不下，便舒著手，推開風窗門，打入書院裏來。員外吃了一驚，起身道：「媽媽做什麼？」那媽媽氣做一團，道：「做什麼，老乞丐，老無知，做得好事！你這老沒廉恥，連連兩夜，只推算賬，卻在這裏做不仁不義之勾當。這沒來歷的歪行貨，那個勾引來的，你快快說！」正鬧裏，那女子一陣風過處已自上畫去了。那媽媽氣忿忿的喚：「梅香，來，與我尋將出來！教你不要慌。」員外口中不言，心下思量道：「你便把這書院顛倒翻將轉來，也沒尋處。」那媽媽尋不見這個女子，氣做一堆。猛抬頭一看，看見壁上掛著幅美女，媽媽用手一扯扯將下來，便去燈上一燒，燒著丟在地上。員外見媽媽盛怒之下，不敢來奪。那畫烘烘地燒著，紙灰起地上團團的轉，看看旋到媽媽腳邊來。媽媽怕燒了衣服，退後兩步，只見那紙灰看著媽媽口裏只一湧出來，那媽媽大叫一聲，驀然倒地。有詩為證：

傳神偶入風流譜，帶箴還歸離恨天。

只為妖跡消不盡，重來火宅作姻緣。

胡員外慌了手腳，便教丫鬟相幫扶起來，坐在地上，去湯罐內傾些湯，將媽媽灌醒。扶將起來，交椅上坐定。媽媽又罵道：「老無知，做得好事！喚養娘扶我去臥房中將息。」媽媽睡到半夜光景，自覺身子有些不快，自此之後，只見媽媽眉低眼慢，乳脹腹高，身中有孕。胡員外甚是歡喜，卻有兩件事，心中不樂。一來可惜這軸仙畫，被媽媽燒了，再不得會仙女之面。一來恐日後那先生來取贖，怎得這畫還他。不在話下。

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。經一年光景，媽媽將及分娩。員外去家堂面前燒香許願。只聽得門首有人熱鬧，當值的報員外道：「前番當畫的先生在門前。」胡員外聽了，吃了一個蹬心拳，只得出來迎接道：「我師，又得一年光景不會，不敢告訴，今日我房下正在坐草之際，有緣得我師到來。」只見那先生呵呵大笑道：「媽媽今日有難，貧道有些藥在此。」就於荊筐籃內，取出一個葫蘆兒來，傾出一丸紅藥，遞與員外，教將去用淨水吞下，即時就得分娩。員外收了藥，留先生吃齋。先生道：「今日宅內忙迫，不敢相煩。改日卻來拜賀擾齋！」說罷，作別而去，亦不提取贖畫之事。且不說先生，卻說員外將藥與媽媽吃了，無移時，生下一個女兒來，員外甚是歡喜。老穩婆收了，不免做三朝湯同百歲，一週取個小名因是紙灰湧起，腹懷有孕，因此取名叫做湧兒。後來又嫌湧字不好，改做永字。

時光迅速，不覺永兒長成七歲。生得十分清秀，素臉黑髮，明眸皓齒，如觀音座龍女一般。他夫妻兩口兒，愛惜他如掌中之珠，櫝中之玉。員外請下一個教授在家，教永兒讀書。這教授姓陳名善，為人忠厚老成，是個積年句讀之師。員外請得到家，夫妻兩口兒，好生敬重。正是：雖說慈親護嬌女，喜逢賢主對佳賓。這段話且攔過一邊。

再說雷太監自那日不見了新娘，差人四下尋訪，並無蹤跡。只恐張鸞發惡，著實賠禮奉承。張鸞已知不乾雷家之事，樂得受他恭敬。只為丁丞相諂佞，與皇太子不甚投機。真宗皇帝晚年，又得了個風疾，不能視朝。所以雷太監雖十分有心要引薦張鸞，無處用力。張鸞又聽了小妖魂一番鬼話，況且胡員外家見在投胎生女，眼見得有幾分靈驗，把自己進身一節，也不甚要緊。只將淑景園做個下處，在東京城內城外散淡遨遊。一來要尋訪聖姑姑相會，二來要看看胡員外女兒下落。

光陰似箭，不覺到了景德元年。真宗皇帝晏駕，皇太子登基，是為仁宗皇帝。因委雷允恭管造山陵，誤移皇堂於絕地，被學士王曾劾奏，並發丁丞相內外交結許多惡跡。仁宗龍顏大怒，將丁調貶去遠州司戶參軍。雷允恭即時處斬，抄沒家私，連淑景園都沒入做了官產。張鸞因在這園中住久，怕有是非干涉，預先脫身遠去，浪跡江湖。

忽一日，遊至山東濮州地方。其時四月節氣，正值亢旱。各縣都出榜廣召法師祈禱，無驗。聞得有個女道姑，在博平縣揭榜建壇，刻期禱雨。張鸞心下思想道：「這一定是聖姑姑了，我且去看個動靜！」拽開腳步，逕投博平縣來。正是：

久早管教逢甘雨，慢雲他鄉遇故知。